

从马晕到马迹,一个边检民警的戍边20年

海岛上,一顿提前开吃的年夜饭



海岛边检站的年夜饭

提前开始的年夜饭

港口的年夜饭一般会提前。

除夕前几天傍晚,记者来到宝钢马迹山港时,翁冠鹏正在执勤一队驻地二楼厨房张罗着队里的年夜饭。食材都是上班前特地去菜市场采购的。忙完下午的工作,翁冠鹏便钻进厨房捣鼓了起来。

“你们先坐,我再烧一个菜。”他招呼记者坐在圆桌前。桌上已摆满了菜,有葱油红膏蟹、蒜蓉生蚝、东海带鱼、土豆牛腩,还有羊肉汤。

看着这一桌子菜,民警高艳志有些眼馋:“翁队亲自下厨,机会可不多,那可是五星级大厨的水平啊!”

相比宁波舟山港的穿山、梅山、岑港等核心港区,每天进出马迹山港的船舶不算多,但也是满满当当。船舶进出港口需要看潮汐,过了点可能就要再等12个小时。为了抢时间,码头上的值班民警总是24小时待命。早些年除夕夜,值班民警刚扒几口年夜饭,那边就有船舶进港,要赶着去办理出入境手续。

这种状况,随着这几年科技的升级少了很多。“可以提前开展研判,不仅能精准掌握入港时间,还能提前对船舶和船员信息进行预检,很多工作在入港前几天就做完了。”边检站政委张占琦说,工作做在前头,入关流程优化了,节省了时间,但边检的工作量依旧不少。

一盘小炒肉端上了桌,菜上齐了,老翁入座,这顿提前开吃的年夜饭正式开始。大伙举着杯,碰了一下,一声“新年快乐”后,喝完了杯中的椰汁。

20年,从“马晕”到“马迹”

有人细数起老翁这些年在岛上的“绰号”:一个叫“马迹”,马迹山的马迹;还有一个叫“马晕”。这算他为数不多的“黑历史”——翁冠鹏是安徽六安人,生于1984年,19岁当兵,2003年底被分到了舟山嵊泗。第一次坐船出海,从上海出发坐了4个小时的船,船一路开他一路吐。“下了船腿都软了。”

来岛后,每次海上训练和执勤,翁冠鹏晕船晕得不行,“马晕”的绰号由此得名。什么时候开始不晕,翁冠鹏也说不上来,大概“晕着晕着就不晕了吧。”

对于多数驻岛民警,晕船只是第一关。刚到岛上的那几年,翁冠鹏不适应,一方面是

气候、饮食不习惯,另一方面,彼时驻地附近十分荒凉,码头上更不用说,只有四五个简陋的房间作为值班室。

“才来一个月就有点后悔了。”两年后,他获得退伍机会,但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。后来多次有退伍、转业的机会,他还是没有走。论及原因,老翁又感慨起来:“一开始是不服气,后来真是舍不得,舍不得这身衣服,舍不得这座岛……”

就这样,他一待待了20年。20年间,他从小翁熬成了老翁,从“马晕”熬成了“马迹”;而他和战友们守护的宝钢马迹山港也从一个“小码头”,跃升为亚洲铁矿石中转的“一哥”。

过年时思乡最深切

晚上9点,晚宴在欢声笑语中结束。简单收拾一下碗筷,电话打了进来。打电话的是老翁的爱人——8岁的女儿想爸爸了。

老翁的爱人叫张彦丽。2007年,她从山东来嵊泗旅游,认识了翁冠鹏。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,在5年后修成正果。2012年,张彦丽辞去老家的工作,两人把家安在了嵊泗。“刚好也是龙年。”

张彦丽在嵊泗菜园镇上做小生意,这些年她卖过服装、修过手机,还开过理发店,去年在岛上开了一家养生美容馆。虽然夫妻二人在同一座岛上,但港口勤务繁忙,一个月只能见上五六次面。这个春节,老翁要值班,没有太多的时间陪老婆和孩子,母女二人也跟往年一样,提前回山东老家过年。

老翁的父母都在安徽老家。因为离岛不便,过去的20年里老翁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上一次回安徽,是几年前母亲生病,老翁把几年的假期攒到了一起,回去陪护了几天。2019年,老翁曾把父母接到岛上生活,但因为不习惯,父母还是回了老家。

“我妈给我打电话,让我注意身体,照顾好妻女。”过年,依然是老翁思乡最深切的时候。



老翁一家 受访者供图

浙江舟山马迹山,一个名字不带龙字的东海小岛,但处处符合龙的特质——这里是中国国门,坐落着浙江唯一不与大陆相连的海岛边检站;入岛须过“三关”,难度不亚于跃龙门;这里有亚洲最大的铁矿石中转港口,见证了龙腾般的发展速度;巧的是,这里铁矿石年吞吐量突破6000万吨后的第一个春节,刚好是2012年龙年。

翁冠鹏是马迹山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,也是站内工作时间最长的移民警察。

这个龙年春节,恰好是他在岛上过的第20个春节。龙年对于翁冠鹏也有特殊的意义,上一个龙年,他真正把家安在了这

本报记者 海岛上。

杨云寒

通讯员

陈路

刘华续 年轻时老翁(右一)和船员们 受访者供图



新年愿望

新的一年,我将继续奋斗,用热血续写忠诚,以实际行动守护万家灯火,时刻守护祖国的东大门。请党放心,请人民放心!